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宋元明清

王士禛诗选译

译注 王小舒 陈广湛
审阅 黄永年

巴蜀书社

1907 99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王士禛诗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张在德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王士禛诗选译　　王小舒　陈广澧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5　　字数70千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7-80523-637-2/Z·79
定　价：140.00元（第三批35种）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是清代康熙朝的诗坛领袖，后人习惯称之为王渔洋。中国古代诗歌在经历了唐宋两代辉煌的高峰之后，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在艰难的探索中，很多人偏离了诗歌创作的正常轨道，诗歌正在失去它昔有的光辉和魅力。艺术自身的规律要求人们回到诗本身，回到诗人的生活本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士禛以其诗人的气质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提倡神韵诗。

“神韵”是什么？怎样的诗才称得上神韵诗？用下定义的方法来回答，未必能切中要害。最好的办法还得读原作，到作品当中去体会。奉献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选译了王渔洋的诗作近百首，通过欣赏和体味既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接受艺术的沐浴，

又可以认识和体味“神韵”的含义。

王渔洋出身于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官宦家庭。这个家族有喜好赋诗的传统，王渔洋的祖父辈就有五人刻印过自己的诗集，他的父亲也能诗，到了他这一辈，兄弟四人都是诗人。这个家庭的成员们经常聚在一起彼此唱和，切磋诗艺，简直就是一个创作集团。王渔洋自七岁起开始学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怅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王渔洋的家乡有一个美丽的锦秋湖，风景“极类江南”，他曾经描写说：“两岸皆稻塍荷塘，篱落菜圃与苇萧交错，时十月下浣过之，烟雨空濛，水禽矫翼，黄叶满地。人行其中，宛若画图。时见牧人蓑笠，御觳觫归村落间，邈然有吴越间意。”①这锦绣般的大自然给了王渔洋母亲般的乳汁。王渔洋从小就在湖中小洲上读书，他最早的写景诗就是描绘锦秋湖的。王渔洋一生“癖好山水”，从大自然中吸取了无数的艺术灵感，其山水诗又是他最高的艺术成就所在，这一切都是和家乡的锦秋湖分不开的。大自然的魅力从幼年时期起就在王渔洋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王渔洋诞生在明清交替之际，改朝换代的战火和浩劫也波及到了他的家乡和家族。新城王家在清

兵南下时有三十余人殉难，王渔洋的母亲也险遭厄运。当时王渔洋仅八岁，亲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明亡之后，祖父王像晋自号明农隐士，关门谢客，父亲王与敕入清不仕。这一切长久地留在诗人的心里，成为他潜在的、难以抚平的一个忧伤情结，同时也多少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

顺治十五年（1658），王渔洋考中进士，次年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十七年春成行。扬州是淮南名都，傍临长江，风景秀丽，名胜诸多，为历代文人荟萃之地。王渔洋到扬州后，广泛结交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布衣朋友，观察和了解各种生活；同时遍游名胜古迹，留连青山秀水。这期间他的创作进入了高峰状态，思若泉涌，佳作叠出。据《扬州府志》记载，王渔洋“暇则命吏执笔侍几侧，口占数十章，皆惊人语。书者苦腕脱不给，而士禛斐亹不倦，咸服其异才。境内胜迹，题咏几遍。时筠與雀舫与四方群彦高会蜀冈、红桥之畔，授简赋诗。名流以不得预为耻”。仅五年时间，他就编有《过江集》、《入吴集》、前后《白门集》、《秦淮杂诗》、《銮江唱和集》、《论诗绝句》、《红桥唱和集》、《冶春绝句》、《岁暮怀人绝句》等十余种诗集，作品近千首。他的神韵风格此时也进入了高度成熟的阶段。

在王渔洋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吊

古诗。从内容上看，他的吊古诗十分之八是抒发盛衰兴亡之感的。这个比例证明诗人心中那个不能忘怀的情结仍在隐隐地发挥作用。王渔洋并不直接抒写明清之际的那段历史，他却通过吊念古迹来表达这种感情。这不仅仅是逃避文字株连的手段，而且是一种观照生活的态度和方法。实际上诗人是将兴亡之感放到了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去观照，从中探求那隐在历史后面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诗人将现实的哀痛历史化了，获得了一种超越具体朝代的整体人生感受。它不属于政治性质的感受，而是一种审美感受。在王渔洋的吊古诗中既能体验到“感时”的悲痛，又能咀嚼出深广的人生意味。当时有人评论说，王渔洋诗“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寄托”②，应是比较准确的。王渔洋的吊古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自然景物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例如《冶春绝句》中的一首：

野外桃花红近人，秾华簇簇照青春。一枝低亚隋皇墓，且可当杯酒入唇。

盛艳的桃花与久已芜废的帝王墓葬本来偶然地相伴在一起，诗人却将它们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联想环，当你将它们连在一起思考时，就能从中得到很多启示。总之，王渔洋的吊古诗既回荡着时代的气氛，又具有悠远的审美意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王渔洋的怀人诗和思乡诗也写得颇有特色。从性质上看，它们亦属于抒情诗。作者在扬州时结交了一批遗民朋友，如林古度、冒襄、邵潜、纪映钟、吴嘉纪、杜濬等，同他们交往密切，感情颇深，往来赠答不少。此外王渔洋也交了不少仕途上的朋友，如汪琬、刘体仁、彭孙遹、程康庄、陈允衡等，这些人都是诗人，同样笃重友谊，由于各处一方，彼此隔绝，就相互寄赠述怀。王渔洋身宦淮南，家在山东，遥隔千里，一别数年，思乡更是免不了的。这一类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思的对象都在遥远的地方。正因为此，诗人便充分地发挥了想象的天赋，他从身处的环境想到远方的人事，把眼前之景与想象之景非常自然协调地融合在一起。比如下面两首：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

《寄陈伯玑金陵》

安稳蒲帆挂北风，江村雪后夕阳红。燕山锦水千重路，香草河边起暮钟。

《怀家兄西樵、礼吉同子侧作》

想象中的事物往往是很美的，甚至如同梦境，这是因为诗人加进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王渔洋诗歌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要数他的山水记游诗了，其中也包括一定数量的题画诗。他的山水诗不是那种描述游览过程的散文式作品，也不是考证地理方位和历史年代的文句，它们是真正的意境诗。过去在论到王渔洋的山水诗时不少人往往说它们“反映出祖国河山的秀美和壮丽”，他们把诗人强烈的审美介入遗忘了；王渔洋同时代的诗人施闰章认为，渔洋之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渺俱在天际”。③他遗忘的是另一面，即诗人面对的客观山水。王渔洋的山水诗正是这两方面的统一与融合。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景物的简单叠加，景物之间是被某种意蕴熔铸在一起的，彼此构成了某种魅力无穷的境界。诗人并没有直接站出来说什么，甚至一个字也没说，但是人们却从当中受到一种感动，体悟到内里隐藏的意蕴，这就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比如他的名作《江上》：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此作写的都是眼前之景，并没有海市蜃楼，但是它又不仅仅是记实的，而是包含着一种情调，诗中的主人公给我们的感觉不是某个地图上找得到的地点，他像是要去一个离开尘世的地方，要去某个我

们很陌生但又非常亲切的地方。这首诗显然具有一种朦胧感，它是心灵化的境界。王渔洋自己曾说过，“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所谓“味外味”看来就是神韵了。

说到神韵，它显然不是一种概念和规则，更不是像物体一样看得着、抓得住的东西，它必须通过山水景物传达出来，而它又不是景物本身。王渔洋自己说过：“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④”又说：“‘每有制作，忆兴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⑤这就是说，诗人在偶然的情况下与某处景物相遇，突然兴会，得到一种审美的体验，再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作品就具有了神韵。换句话说，神韵是诗人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的一种诗意的体悟和表达。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人在批评王渔洋，说他的作品“诗中无人”、“脱离现实”，其实那一大半是出于误解。对王渔洋来说，神韵诗是对现实最真切、最全面、最深刻的一种反应，不仅如此，也是他人格、气质、性情和秉赋最为真诚的坦露。诗当中自然是有人在的，有的是一个多愁善感、向往超越和自由的王士禛。

神韵诗作为古代诗歌中的一个流派，它当然不是王渔洋凭空创造的，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

在六朝时，随着山水诗的出现，它就渐露端倪了。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又使其获得重大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了自己的面目。王渔洋在一段专论神韵的话中说："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员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⑥"可见神韵诗确是渊源有自的，甚至"神韵"这个词也不是王渔洋的首创。王渔洋还选过一个唐人的诗集，称为《神韵集》，可惜现已失传，但他的另一个选本《唐贤三昧集》尚在，其中大量收录了王维、孟浩然、裴迪、储光羲，祖咏、常建等人的作品，称它们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王渔洋是把唐代王孟派诗人视为宗祖的。当然王渔洋自己的创作并不是他们简单的模仿和照搬，他综合了前代众多作家的创作手法，融会贯通，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时代感受和个人气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王氏风格。我们在这个选本中可以发现，王渔洋的

神韵诗绝大部分都是绝句，而且以七言绝句居多。这个样式对于表达他那种含蓄蕴藉的内涵是十分恰当的，唯有短才能含蓄，唯有律化才具有音乐化的效果。这个样式是王渔洋经过大量创作实践后才找到的。总之，王渔洋的神韵诗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造，它是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共性与个性融为一体的艺术结晶。

扬州任满之后，王渔洋被召回京师。不久迁礼部主事，后又调户部。康熙十七年（1678），清帝闻其文名在懋勤殿亲自召见，随即改授翰林院侍讲。从此，王渔洋在仕途上步入了顺达的阶段，官一直做到刑部尚书。后期他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京城度过的。王渔洋做官一向清廉，在扬州时即以“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闻名江南。到了京师，也是公正廉直，秉公执法，不阿权贵，暇时唯以诗书为乐。然而他的生活处境以及心态毕竟与过去不同了，以往那个隐存的忧伤情结随着地位的变化逐渐地淡化。这期间王渔洋的创作道路也有转变，改向宋诗学习，试图探索新的风格。然而应该承认，后期的创作无论怎样地变，终究不能与前期的成就相比。相反，应酬诗大量增加，修饰的成份居多，他原先那种特有的神韵魅力也逐渐地消褪了。当清朝开始走向稳定和繁荣的时候，作

为一个步入仕途的诗人，这种命运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为此，这以后王渔洋的大量诗作，本书就基本上不再入选了。

“明湖忆得吟秋柳，惨绿当年最少年。”当我们今天重读王渔洋当年的诗作，在他那神韵天然的世界里遨游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个“绝代销魂”的王阮亭吗？或许只有在那里，他才会和现在及未来的人们进行心灵的交流，并在这交流当中永存。

注 释：

①《池北偶谈》。 ②见程康庄《阮亭诗集序》。 ③《渔洋诗话》。 ④《池北偶谈》。 ⑤《渔洋诗话》。 ⑥《池北偶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